

WUXIAN DE WEIZHI

无限的未知

XINGYUN

星云

◎ 宗 闲 著



语文出版社

WUXIAN DE WEIZHI

无限的未知

XINGYUN

——星云

◎ 宗 闲 著

 语文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限的未知：星云 / 宗闲著. —北京：语文出版社，2012. 9

ISBN 978-7-80241-611-6

I. ①无… II. ①宗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224077号

责任编辑 严 硕

封面设计 刘姗姗

出 版  语文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 100010

电子信箱 ywcbasywp@163.com

排 版 语文出版社照排室

印刷装订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

发 行 语文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

规 格 890M×1240

开 本 A5

印 张 9.875

字 数 255千字

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2,000

定 价 19.80 元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☎：010-65251033

{ 前言 }

门!?

进出另一个世界的隘口。

开启门，关闭门，破坏门，这全看你的选择。

我们的宇宙肯定存在着一扇门，一扇通向不同世界的门。

在那里，我们的科学是否还正确？我们的文化是否还先进？我们的信仰是否还存在？

宇宙是一个被时间包裹的稠密黏液。其中充满了富含能量的泡泡，有些泡泡温暖，有些泡泡冰冷，有些泡泡存在文明，有些泡泡适合人类居住。

当人类不再畏惧宇宙的广阔，当人类不再畏惧宇宙的残酷，当人类不再畏惧宇宙的轮回，我们是去另一个宇宙探索，还是留在这个世界发展？

我不知道！那个时代距离我太遥远了，即便我是一个科幻作家，也不能幻想出那个时代的模样。

知道门的存在并不难，但证明它的存在却很难。

全部的答案只有当人类开启那道门的时候才会明白。

只有面对自己的无知，我们才能成长。世界上总有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，因为我们只是井底之蛙。

时间将一切隐藏，生命将一切扭曲，人类将一切改变。

无限的宇宙，无限的未知。

{ 目 录 }

第一章	领 袖	1
第二章	故 乡	24
第三章	兵 败	47
第四章	朋 友	65
第五章	陨 落	85
第六章	降 生	105
第七章	心 境	127
第八章	历 史	151
第九章	盟 友	168
第十章	王 者	189
第十一章	仁 慈	209
第十二章	分 歧	232
第十三章	歹 念	251
第十四章	重 生	274
第十五章	离 开	292

第一章 领袖

“吃吧你们这群猪！没有本事还敢在银河系撒野。找死！呸！”狱卒故意踢翻装着食物的盘子。

万星联盟的军队在失去领袖之后，很快就被白皇打散了。主舰开天斧号孤军奋战，最后弹尽粮绝，被郭千羽俘获。马阔地和他的战友们都成了阶下囚。简单的衣服包裹着健壮的身体，盛极一时的黑帝勇士，显然没有面对监牢生活的准备。面对敌人的侮辱，战士们谁也不愿低下那颗高傲的头颅，即便他们已经三天没有吃过东西，傲慢与自负依旧不让他们屈服。

马阔地走出人群，轻轻俯下身子，抓起地上的稀饭，将酸腥恶臭的东西塞进了嘴里。敌人的嬉笑，战友的唾弃，马阔地顾不得那些，他只想活下去。失败对于谁来说都是痛苦的，即便你在战争中保全了性命，其后袭来的侮辱也会将你完全击垮，只有那些顽强的人才可能得到生存的机会。白皇并没有发布什么虐待俘虏的命令，但是仇恨的种子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每一个士兵的心中，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很多，

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。

开天斧号飘浮在布满碎片的战场中，曾经的主力战舰，现在成为了一座巨大的停尸房。无论是哪一方，死去的人看上去都是一个样——冰冷、肮脏、狰狞。这些尸体被收集、分拣，白皇士兵被装进棺椁运回母星安葬，黑帝勇士则被扒光衣服丢进恒星。心怀憎恨的白皇战士，强迫俘虏搬运尸体，特别是搬运黑帝勇士的尸体。看着自己同胞的尸体消失在恒星附近，这也许是一种惩罚，也许是一种侮辱，也许仅仅是一种报复。

倔犟的黑帝勇士，并没有因为军官宣布投降而屈服于敌人，也没有因为敌人的虐待而妥协，他们用自己的办法无声地反抗着。可是白皇战士丝毫不在乎囚犯的死活，看到囚犯不服从管理，他们反倒变本加厉起来。天天看到囚犯被折磨得死去活来，马阔地的信念也随之产生了动摇，在死亡的恐吓下，他终于妥协了——要活下去。

马阔地和他的战友原本都是维修部队的战士，并没有战斗任务，然而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，他们也被迫加入战争。开天斧号上的激烈战斗杀得昏天黑地，很多部队都失去了联系，在马阔地被捕时，他们甚至不知道万星联盟已经战败了。刚被抓住的马阔地还想着跟战友们一起反抗，但事实无情地打击了他，越来越多的友军尸体让他开始怀疑战争是否已经失败，加之战友们接连惨死，促使马阔地想到了逃跑。还没有等他得到机会，更令人丧气的消息就传了出来——“万星联盟宣布投降”。整个万星联盟的军队被彻底击溃。消息已经被证实，马阔地立刻恐惧起来，原本计划逃出开天斧号寻找友军，现在看来周围早已没有了兄弟部队。刹那间，一切希望都化为乌有，苍茫的宇宙靠一人之力是永远无法返回菊神星系的，似乎等待他的就剩下了死亡。

一蹶不振的马阔地在监狱中麻木地游荡。敌人似乎很久没有离开白月星球战场了，每天都在这里反复搜索着什么。这种反常的举动引起了马阔地的注意，难道附近还有残存的部队？在迷茫中，马阔地似

乎看到了一线希望。利用工作之便，马阔地上前询问正在喝酒的狱卒，希望可以套出什么有用的信息。

“两位军爷，您们准备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？”马阔地恭敬地问道。

“这个你不需要知道。”一个狱卒面无表情地回答。

“为什么咱们还不启程？我看战场也收拾得差不多了，还等什么吗？”

“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这是我们的家，我们想待多久就待多久，关你屁事。”

“对不起，扫了军爷的雅兴。”

“老秦，别这么凶嘛！好不容易有个人伺候咱们，别把他吓跑了。”

“郑钱，少说话多做事，到时候上头怪罪下来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“二位军爷，我只是一个修飞船的，自从伺候了二位爷，我真长了不少见识，我真不想和您二位爷分开。”

“少废话，回去干活。”被称为老秦的狱卒一脚把马阔地踹开。

“老秦，人不是这么玩的，让他屈服，暴力是没用的。小子，你真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不走吗？”

“大爷明鉴。”马阔地赶紧爬到郑钱身边。

“我这军靴有点小，给我揉揉脚。”马阔地毫不犹豫地脱下郑钱厚重的军靴，散发恶臭的双脚几乎把他熏倒。

“嘿！嘿！嘿！吃饭呢，快穿上！”老秦大叫。

“这才刚开始，老秦你看着。”郑钱拿起一块肉扔到地上，“去！一边吃一边学狗叫。”

马阔地强忍住心中的怒火，跪在地上学狗叫，两个狱卒笑得前仰后合，杯中的酒洒了一地。过了很久，他们才止住笑声，郑钱一把抓住马阔地的脖领子，恨恨地说：“小子我告诉你，为什么我们不走。孟

耀死了！我们正在寻找他的尸体。没本事还来银河系撒野，搞得这里鸡犬不宁，现在战斗都结束了，还要我们在这个冰冷的宇宙里找一具尸体。要不是头儿不让枪毙你们，我们早就把你们一个一个活刚了！”郑钱一边说一边打，而马阔地完全感觉不到疼痛，郑钱的话已经让他五雷轰顶，之后的皮肉之苦又算得了什么。孟耀死了！这是真是假？

狱卒发泄了私愤之后就继续喝酒去了。过了很久，马阔地才从地上爬起来，蹒跚地走回牢房。刚才的消息让他变得木讷起来，不知道是狱卒的故意羞辱，还是确有其事，他只希望一切都是梦，只希望孟耀能早日来拯救他们，然而痛楚的伤口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他，这一切都是真实的。逃跑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，甚至连生存的机会也变得微乎其微，马阔地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

日子一晃就过去了一周，白皇依旧不肯放弃寻找孟耀，她一定要亲眼看到死尸才能安心，开天斧号上的困兽之争着实吓了她一跳。连续几日的地毯式搜索，除了一些疑似孟耀战袍的碎片，再没有其他的收获。白皇手握碎片凝视宇宙，孟耀到底死了没有？那样的爆炸是不可能有人幸存的，可是为什么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呢？这份恐惧是从何而来，又为何久久不能消散呢？为了引出孟耀，白皇每天都将一些俘虏丢进恒星里。她坚信，只要孟耀还活着，一定无法容忍这种行为，然而这么多天过去了，没有任何人来阻止她。

白皇的心慢慢平静下来，看来这次，她真的是多虑了。失去上古精华的孟耀也不过是个凡人，面对生死，他也是无能为力的。既然孟耀已经不在，留着这些俘虏也没有什么意思，贫瘠的银河系可没有能力喂活这么多的俘虏。随着一道命令的颁布，所有的俘虏都会被扔进恒星，让这些战士回去只会留下祸根，为了银河系的平安，这些俘虏必须死。

最先知道消息的就是马阔地，这几日他不停地打探孟耀的消息，而他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孟耀已经死了，加之连日来的平静，

马阔地觉得孟耀十有八九是凶多吉少。他本想告诉战友们这个惊天噩耗，但他已经没有时间做这件事了，越来越多的人被带走，越来越多的牢房被清空。面对如今的形势，马阔地自觉无力回天，能够自保已经不是一件易事，什么大义、人性都抛到九霄云外了，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？

马阔地为了能让自己顺利逃跑，甚至想要制造一场混乱。所有人的耐心已经到达极限，时下正是双方情绪最激动的时候，稍加挑唆必定会引起骚乱。马阔地需要一个机会——一个让战友相信，让敌人惊恐的机会，不然一切都只是空想。

在一次搬运尸体的时候，马阔地发现了舰长雅林德的尸体。被冰冻的尸体依旧保留着死前的表情，那狰狞的样子似乎正在与谁搏斗。看着舰长的尸体，马阔地不禁潸然泪下，父亲如今也是这个年龄，不知道自己此生是否还能回到家乡。狱卒让马阔地将尸体统统扔出舱外，而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老英雄如此下葬，再三恳求狱卒允许他为舰长整理遗容。

马阔地独自将沉重的尸体背回监牢，战友们一拥而上，看到他带回舰长的尸体，不由得心生感慨，似乎一切都被这具冰冷的尸体所融化。看到马阔地紧紧抱住舰长，用体温为他解冻尸体，大家心底的那份怨恨也渐渐消失了。也许马阔地讨好敌人也是迫不得已，大家都是凡人，落到如今的处境，责怪他也没有用。

牢房里很多士兵都上来为舰长整理遗容。就在大家七手八脚擦拭雅林德遗体的时候，一个密封的小盒子从军服中滚了出来。这是军队中很罕见的密函匣，是将军级军官隐秘交流的一种保密工具。无论科技如何发展，写在纸上的东西总是最安全的。这种极其坚固的小盒子，即便遭受核打击也不会有任何损伤，所以它被用来储存或交换重要信息。马阔地曾见过孟耀密封这样的盒子，所以毫不犹豫地将它揣入怀中，生怕周围的士兵看到，此时大家都沉浸在悲伤中，谁也没注意到

这个食指般大小的金属盒子。

简单的葬礼，寥寥无几的士兵，一块军用床单，全宇宙唯一的黑洞级战舰舰长雅林德，就这样缓缓地飘进了恒星。成王败寇，这就是战争的法则。大家的心情都很郁闷，此前战无不胜的黑帝勇士，如今也落得如此下场，战争真是一种无法预测的赌博。葬礼结束后，马阔地悄悄掏出密函，通体银色的密函匣看不到连接处，浑然一体，好像一根不锈钢棒一样。这里面到底是什么？看样子从未被开启过，似乎舰长也没来得及看上一眼，战争还真是瞬息万变啊！马阔地想了想，尚未启封的密函匣正好可以让他赢取战友们的信任，利用这个密函挑唆骚乱再好不过了。马阔地小心将它塞进兜里，然后返回牢房，等待合适的机会。

抛向恒星的囚犯越来越多，马阔地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等了，无论怎样，一定要开始行动了。于是，他开始散布友军营救俘虏的消息，当马阔地拿出密函匣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在质疑它的真伪。虽然马阔地安葬舰长的事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好感，但这种极其机密的密函，很多战士从来没有见过，大家为密函匣的真伪争论不休。

敌人并没有给黑帝勇士太多打嘴仗的时间，白皇士兵像倒垃圾一样地处理囚犯，很快就轮到马阔地的牢房了。当大家来到气闸门前，所有人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，战士们有的反抗，有的哭泣，有的发呆。这时郑钱走进来将马阔地揪了出去，不由分说先是一顿毒打，然后将马阔地架上控制台。

“马阔地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游戏，你打开气闸把他们扔进宇宙，我就给你自由。”郑钱笑眯眯地看着马阔地。

“军爷，您抬爱了，这么复杂的设备我不会用。”

“少跟我装蒜，你是维修班的人，怎么能不会使用气闸？”郑钱一边说，一边用电棍猛刺马阔地。

“军爷，我真不会用。”马阔地说。

“自由，你的屈服难道不是为了自由吗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，只要你打开气闸——他们死了，我完成任务，你得到自由。”郑钱凑到马阔地的耳边轻声地说。

“你怎么可能有这种权力？”

“我是狱卒，死几个病人，上面是不会怪罪的。再说处决上亿俘虏，谁去一个一个过问哪。乖！去按动那个红色按钮，稍等几分钟，你的噩梦就会终结。”郑钱指着窗边控制台上的红色按钮说。

“真的吗？”马阔地有些犹豫。

“我骗过你吗？连保密的消息都告诉过你，我还在乎这个时候骗你吗？”郑钱笑咪咪地看着马阔地。

一边是无辜的战友，一边是自由的希望。这些日子，马阔地无时无刻不想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，然而当机会终于到来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，自由的代价竟然如此高昂。几千个战友呆呆地注视着马阔地，他们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事。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刺痛了马阔地的心，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目光，也从未经历过如此的处境。本以为为了生存自己肯做任何事，但现在看来，自己并不了解自己。人是有情感的生物，你永远无法杀死一个直视你的人，无论谁也做不到。

“如果我不做呢？”马阔地转过身来说。

“我会想办法让你做的。”说着郑钱又开始毒打马阔地，直到他无力举起手中的电棍。郑钱扔下电棍，坐在地上喘粗气，他看着马阔地，突然抓起马阔地的手，拉扯着他走向控制台。

“好好看着，你没有办法拯救他们！这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，无论你如何选择，他们都会死。既然如此，何不用即成的事实为自己换取生命呢？”说着郑钱伸手去按动开关，此刻马阔地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一把将郑钱推开，郑钱也不甘示弱，两人扭打在了一起。

最终，郑钱还是按动了按钮，舱门慢慢打开，压力逐渐减小，一些囚犯被吸出舱外，剩下的人惊恐地相互拥抱。隔着玻璃，马阔地看

到战友们惊慌的表情，他意识到，自己没有那么心狠，面对生命的逝去自由竟是那么苍白，背负如此罪孽甚至比死亡更加恐怖。趁郑钱一个不留神，马阔地抓起地上的电棍猛地砸向郑钱的头部，一下接着一下，毫无仁慈，毫无怜悯，直到郑钱不再反抗。

满身是血的马阔地走近控制台，伸手关闭开关的刹那，他又停下了。闸门外有无数全副武装的士兵，就这么关闭闸门，敌人一定会一拥而上的，那时候战友们还是难逃厄运。他急忙打开控制面板，改变了警报器的线路，做好手脚之后他急忙关闭气闸。大部分战友安全了，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隔音的玻璃让马阔地无法与囚犯沟通，他不顾一切地撞击玻璃，直到双手都流出鲜血，可是强化玻璃依旧完好如初。白皇士兵似乎发现了异常，他们开始强行破门，控制室的大门出现了很多被激光烧熔的红点。时间不多了，如果不做些什么，之前的努力全部都是徒劳的，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。他急中生智，抓起太空服，取出应急制氧剂，扭动开关塞进控制台。没过一会儿，制氧剂就发生了剧烈的反应，这时马阔地将电棍插进控制台，一道电弧，反应一下子更剧烈了，高温将金属舱壁溶化出一个小洞。

“孟耀来救我们了！拿起武器，我们杀出去。”随后马阔地从小洞里扔出很多金属棒，这是他能找到的唯一的武器。大家听到孟耀的名字，立刻精神抖擞，抄起棍棒与随即冲进货舱的士兵扭打到一起。

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起义迅速传遍了整个开天斧号。大家都坚信孟耀回来了，都以为别处的战火是友军的增援，怀着这种心情战斗，他们哪能不勇往直前呢。面对突然恢复士气的敌人，白皇士兵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他们不知道是否敌人真的派来援兵，也不知道自己的部队是否可以抵抗。双方士兵在不明真相的前提下开始了混战。

激战中的开天斧号喊杀震天，而马阔地却静静坐在地上，等待着步步逼近的死亡，大门上的红点越来越多。手无寸铁，身无退路，即

便门外只有一个敌人，活下去的机会依然渺茫。隔壁的货舱渐渐开启，烧熔的控制台已经无法控制通向太空的闸门，巨大的压力已经将气闸压弯，从小洞里吸出去的空气，渐渐开始有了哨音。马阔地百感交集，战友们安全了他很开心，自己即将死去他很悲伤，眼下一切都已经无法改变，除了呆坐着，马阔地无事可做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渺小吧，你明知道要死了，却无能为力，甚至连改变的希望都没有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宁可放弃生命也要拯救你的战友？”郑钱苏醒过来。

“换作你，你也会这么做的。”马阔地坐在郑钱身边。

“我没有，300名战友，就因为我的胆小而丧生。知道吗？他们都死了，以至于没人知道这件事。只要我不去按动那个开关，他们一定会没事的。当时我吓坏了，你们的战舰那么多，我们的飞船又那么小……”

“胆小不是错，谁都会害怕。”马阔地轻轻拍拍郑钱的肩膀。

“你为什么那么坚强？孟耀已经死了，你的国家已经瓦解，是什么在支撑你。”

“家！我要回家！我要回家与亲人团聚！”

“国都没有了，哪来的家。”

“只要有人存在就会有家，只要有家存在就会有国。”

“家？他们冲进来，你就会死；他们不冲进来，你就会被吸入太空。为了家，值得吗？”

“有什么不值得？只要有一个战士回去，就会少一位哭泣的母亲。”

“我们没有找到孟耀的尸体，我只看到了爆炸。拿着，这是通往停机坪的闸门钥匙。我做出过一次错误的决定，使我抱憾终生，如果能早点见到你，也许我会变得坚强一些，可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，我不想再忍受这种折磨了。”郑钱抠出手背上的识别芯片，塞进马阔地的手

里，然后他用身体堵住了墙上的小洞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我会堵住这个缺口，门开的时候这里不会失压。我想我的身体不会支持太久，你抓稳了，在安全门关闭之前，你自谋出路吧。”

“不要这样，一定有别的办法。”没等马阔地上前制止；控制台的大门就被撞开了，他只好按照郑钱的办法紧紧抓住门边的立柱。

“我他妈的恨这场战争！”说完郑钱就被吸了出去。瞬间的失压让冲进来的士兵前仰后合，马阔地趁乱爬出了控制台，随后安全闸门紧紧关闭。

战争让人性扭曲，郑钱之所以对马阔地如此，就是希望看到马阔地变得和他一样，这样他受伤的灵魂便会得到安慰。然而他最终也没能如愿，郑钱想尽办法也没有找到同类。死，对于他来说的确是一种解脱，残疾的身体可以被治愈，而扭曲的心灵则很难被复原。马阔地注视闸门很久，是挫折让人变得坚强，还是坚强让人遇到挫折，这谁也说不清。

开天斧号的暴动很快就被白皇知道了，那颗刚刚平静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，她毫不犹豫地亲率大军返回白月星球战场，可等待她的只有寂静的星空。看着空荡荡的星空，白皇大笑起来，千年战争中都没有谁能让她如此揪心，如今，仅仅是听到孟耀的名字，她的后背就会发凉。在孟耀没有真正强大之前消灭他，真是一个明智的决策，若任其发展，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。

孟耀是否存在，对于激战中的黑帝勇士并不重要，在他们的内心一直坚信他们的战神永远不会失败，至于旗舰被俘，也许只是整体战略的一个计谋而已。当他们听到孟耀来了的时候，所有战士都毫不犹豫地再次投入战斗。手无寸铁并不能削弱黑帝勇士的斗志，他们用拳头、牙齿，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与身边的白皇士兵厮杀。以至于连白皇士兵都认为，孟耀真的就在飞船的某处，虽然白皇一再解释孟

耀已经死去，但面对毫无畏惧的黑帝勇士，他们真是满心狐疑。

开天斧号上的战斗又一次进入白热化阶段，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战斗，每个掩体都有士兵在躲藏。马阔地趁乱来到了停机坪，拿出郑钱的识别芯片打开了大门，似乎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，现在正是逃跑的最好时机。空无一人的停机坪上只有几架白皇的运输机，马阔地小心翼翼地靠近飞船。

“大哥，你来了。”突然而至的声音让马阔地吓了一跳。

“常丰裕！你怎么在这里？”马阔地一下子就认出了自己的部下。

“我怕敌人去报信，已经把所有的飞船都破坏了，现在正准备破坏闸门呢。”

“什么！”马阔地心中一惊。

常丰裕的行动打乱了马阔地全部的计划，没有飞船，就没有办法离开这里，不离开这里就没法回家。如果告诉其他人孟耀战死，白皇就会重新占据上风，如果不告诉大家实情，马阔地只能参加战斗。一切的一切突然变得复杂起来，常丰裕炯炯放光的双眼让马阔地心情烦躁。

“大哥！你没事吧。”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在马阔地的身后。

“赵莲心！”马阔地不禁大叫起来。

“小声点，咱们班的人基本都活着，现在都在向这里会聚。看来还是丰裕了解你，他说只要发生暴动，你肯定会来这里破坏进出飞船的通道，果然你在这里。”

“是，是啊！”马阔地含糊其辞地回答。

很快停机坪就聚集起一队人马，马阔地不得不开始思考新的计划。原本以为大家都牺牲了，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还活着，现在想想独自逃跑确实有些不妥，宇宙这么大，仅凭一己之力怎么回得去呢？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于是他将停机坪作为据点，开始接收更多的战友。很快，停机坪就聚集了超过一个连的兵力，并且还有更多的战士在向这

里会聚。

周围什么情况，马阔地一无所知；目前战场上最高指挥官是谁，也没人知道；敌人的分布情况如何，更是云里雾里。但马阔地心中隐约觉得飞船上还有很多幸存者，似乎敌人把抓到的所有人类俘虏都聚集在开天斧号上了，如果是这样，飞船上可能有过亿的同胞，也可能更多。眼睁睁地看着大家死在这里，马阔地做不到。既然事已至此，何不尝试营救更多的人，人越多，生存的机会就会越大，说不定还能挽回战局。想归想，马阔地还要面对很多问题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谁来领导这支军队。想来想去不得其解，这时候常丰裕看出了端倪。

“大哥，你是不是在为谁来领导大家而发愁呢？”常丰裕一语道破马阔地的心声。

“是啊，现在的情形不太乐观，这么多士兵没人领导，早晚被敌人瓦解。”

“大哥，为什么你不来领导我们？”

“我？”马阔地有些犹豫。

“无论才识还是胆量，你都不逊色，我们几个都会支持你。”

“可咱们是维修班，没有参加过实战哪！”

“我们已经在实战之中了，你还想参加什么样的战斗？不要再犹豫了，我们缺少的不是谋略而是实施。你有能力执行所有的任务，仅凭这一点，大家就愿意跟随你。”

“总要有个什么理由吧，不然怎么引起他们注意。”

“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开始散布消息，利用你上次被孟统帅夸奖的事实为基础，加上一些夸大，已经有不少人相信你的领导地位了，只要多数人相信就可以了。我们已经做过一次囚徒了，大家现在只想活下去，至于其他的，没时间去思考。”

“军中造谣可是大罪。”

“什么大罪小罪，我们都快死了，还在乎犯罪吗？”